

## 大漠明珠——居延海

□刘希



内蒙古最西端额济纳旗是祖国边疆的一块弹丸之地,居延海是其著名景点之一。

之前,朋友几次相约准备前往,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今年国庆节前就早早落实旅行社报了名,仿佛是为了消解前世纠缠于心中的一个结。

清晨五点多,额济纳还在朦胧夜色之中,带上所有的厚衣服,路餐去居延海看日出。车内外一片漆黑,好似被孤零零地抛到了旷野里。半小时后,车渐渐多了,全朝着一个方向,到达景区已是人山人海,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起大早打着哆嗦去看日出,是不是疯了?少年时总以为一生很长,总认为美好的事物会接踵而至,年近古稀才慢慢明白,那些美好的机缘也不过那么几次而已。我在祖国最东面的圆陀角看过日出,也去黄山看过日出,今天是在大西北居延海看日出,想到这里,心情渐渐澎湃起来。

景区里排起几路发向不同观景台的队伍,我们只是选了一支略短队伍排上等候。寒冷丝毫没有影响游玩的热情。

居延海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湖泊之一。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黑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汇入巴丹吉林沙漠两片戈壁洼地,形成东、西两大湖泊,总称居延海。史籍中最早见“居延”是西汉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汉代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西海,唐代称为居延海。

下景区车,沿木栈道走近湖边,观景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后边的踮着脚,举着手机、相机,更有人趴在廊柱架上,静候那一刻的出现。秋天的居延海,寒意拂面,波纹如缕,周边大片的芦苇在风中摇曳,在我面前招摇晃动,像是遇到了老相识——我愿意相信,那就是我十七岁到农村插队认识的那几束芦花。

太阳终于冒出了地平线,红红的像含羞少女,慢慢地露出笑脸,此刻霞光万道,天空染得通红,大地换上另一种色彩,干涸大漠停歇于一片金色之中,不知从哪冒出大群海鸥,还有不知名的水鸟迎着初升的红日百般嬉戏,发出天籁般的叫声。人们全然不顾寒风刺骨,观赏日出美景,拍摄动人的晨曦。湖面也染上胭脂红。望着这片圣洁之水,不但给予额济纳人幸福、安康,还透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西部精神。

历史上的居延海水量充足,有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早在汉代就有了农耕的记载;各个朝代都在这里设郡立县,南北朝时期,柔然占领了这里;隋唐时这里属于突厥;宋代时,这里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弱水滴成河,汇入湖中,是居延海最主要的补充水源。“弱

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千古佳句,名遍华夏。

居延海在巴丹沙漠与西边八百里无人区之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片绿洲也是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此安营扎寨;骠骑将军霍去病在这饮马;飞将军李广从这里追击匈奴。大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出塞宣慰驻足这里,写下著名的《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王维来这,站的地方也可能是我现在的位置,刹那间,觉得离古人很近。

想到这里,恍然明白这片土地也曾“狼烟四起,刀光剑影。”思绪一下飞到秦汉,飞到唐宋元明清的词阙散章里。有战事,就有“少小离家”“深闺离愁”“依依惜别”“望穿秋水”。或许我们一路上看到的沙堆下就埋着兵士们的尸骨。无尽的战事怎一个“愁”字了得。如今一切泯灭了,千年的云烟被留在了过往,一任西风诉说。

居延海两岸古迹甚多,美景与历史传说是景区最独特的魅力。传说西王母曾在这里密会情人;老子留下五千字“道德经”后在此羽化成仙,后人将这块地方称为“流沙仙踪”。

景区的一条标语写着“小小居延海,连着中南海”。猛一看有点不解,后来才明白,这块曾经名声大噪“鱼儿翔游水中,鸟儿翩然湖上”的沙漠明珠,历史上干涸过多次,引发居延绿洲萎缩,生态急剧恶化。前几年,北京每年春天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专家、媒体组成联合考察队溯风而上,追查风沙源头,一直追到额济纳,发现居延海已经干涸,一片“大风起兮尘飞扬”。真相终于大白,风起额济纳,尘落北京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为保护绿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2年,黑水首次流入居延海,随后连年补水,生态不断向好。可见生态与生命息息相关。

多少人来过这里,都是抱着不同的心境看居延海的,有人看日出、有人怀古、有人好奇这片绿洲、有人留下到此一游的足迹。

我独爱居延海身上那股野趣;爱她朝霞红艳;天空湛蓝;爱戈壁滩扯着喉咙诉说的朔风;爱这儿潋滟的湖面与周边大片蔚然的芦苇,如一对恋人亲密相拥。

史书上汉代才有“居延”记录,我极目远望,看到的却是远古尚无人时类的“居延海”。

回望景区高高悬挂的“居延海”三个血色大字,寒风里隐隐约约透出一缕飘逸,像个剽悍的北方汉子:大气、豪爽,充满风沙味。



林间浴阳 陈顺源

## 康平:为美术事业奉献的一生

□郁瑞麟



不知不觉,康平同志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今年是他百年诞辰,抚今追昔,很多往事又浮在眼前。

1948年仲夏,我在东台县民众教育馆参观与时任馆长的康平同志邂逅,他正在布置宣传廊,四目相遇,点头一笑,他问我:你喜欢画画?我说喜欢但不会画,只是看看而已。他说喜欢就好,喜欢了就会去爱好。你空了就到这边来看画,欢迎你来!这时有人在喊康平,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那时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板、灰色的军装,不扎腰带,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满头黑发,走起路来腰背挺拔,朝气蓬勃。

此后,我常去馆里看他画画,内容有的是宣传废除买卖婚姻,有的是破除封建迷信,也有分田分地,反对恶霸之类的作品,以宣传画为主,这是当时的任务。我只是看看,不去影响他的工作,他看见我总是点头微笑,也不多说话,他没有想到,是他在我心中播下了美术的种子。

1952年,我也走上了美术工作岗位,是应用范围广、接地气,又为时事政治服务的实用美术。一干就是近20年,这期间我们没有联系,也不知康平同志去了哪儿。

1970年,我从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下放到如东丰利区,一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去搞美术创作,才知道康平同志在那里当馆长。我们一见如故,重温阔别20多年的往事……后来听人说康平同志原在江苏省美术馆任馆长,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对待下放到原籍,虽然只是县文化馆馆长,可他依然兢兢业业忙着自己的工作,注重地方文化的开拓、注重地方美术人才的培养,在他的组织指导下,不知有多少名工人、农民、学生走进了中、高等美术学院,很多人成了当地各部门的美术骨干,他把如东县美术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统统拢到文化馆,下生活、学传统、通信息、搞创作、办展览、组织交流、外出参观,他尊重别人的同时也得到别人的尊重。久而久之,文化馆成了如东县美术工作者、美术爱好者之家,他跑遍了如东县的区、镇、公社宣传发动,使如东县的群众美术活动成为南通的美术奇葩,名闻全省,众多的如东佳作入选全国美展,康平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我在参加县文化馆的创作小组之前,从

未正式画过中国画,在他的鼓励下我涉足了中国画,这为后来我以彩墨画老虎开拓了道路,真的要感谢康平同志的督促及县文化馆的其他美术老师对我的帮助。我二度去县文化馆参加创作,是搞连环画。康平同志委托我当了创作组的组长,创作组还有徐贤,宋正玉等人,此前我没有画过连环画,什么黑白关系,虚实关系,呼应关系,构图章法,我都是门外汉,康平同志鼓励我“干中学,学中干”,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大家团结一心、互相帮助、互尊互敬、能者为师,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早上我帮大家冲好开水、打好井水,把牙膏挤在牙刷上,让各位腾出时间用在创作方面,很快,我们根据分工都完成了草稿,又经讨论、修改,直至定稿。这期间我突然接到县委宣传部通知——省军区和南通军分区请我去海安角斜红旗民兵团团史展览当展陈总设计。我向康平同志告了假,我的工作由汤继明同志接替,这本连环画也由汤继明等人执笔,以集体创作的名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连环画凝聚了康平同志的心血,他是直接的组织者、领导者,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连环画的问世。

1982年,康平同志调到南通书画院当院长,我也落实政策回到南通,因为是做轻工业行政管理,没时间画画了,也难得与他见面,记得我在扎染厂当厂长时,一天在新建路口我们碰到了,互致问候寒暄了几句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当什么厂长撒?你的画多好啊,你是专业人才啊!他哪里知道,我也不想当这个厂长,但组织上的决定我不能不服从啊……这说明他对我的关心,且一直把心挂在美术事业上。

康平同志离休不久我也退休了,曾把我画的老虎拿到他家里请他指正,他还像以前那样鼓励为主、批评为辅,说了一些道道,让你心服口服,比如他说,画是给人看的,不能总一个样,要有新的东西呈现才能让人感到要看、要欣赏。如果总是上山虎、下山虎,哪怕你技法不同,还是不能脱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他言语虽不多,但也说到我心里去了。

康平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美术事业勤恳的一生、奉献的一生、真诚的一生,曾经受益于他的人是不会忘记的。